

往事悠悠

# 儿时的森林

□邵志奇

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,尤其是爬山。山和山里的一切,对于我来说,都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儿时山上的那片森林,我和小伙伴不知去了多少次,爬山过程中的趣事也总是让长大后的我津津乐道。最近,那片森林又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
第一次去那片森林是我读三年级时,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特殊的暑假实践作业,要求每个学生采摘两斤草籽,开学后上交。于是,一场轰轰烈烈的假期采摘草籽运动便拉开了序幕。

村南有一座山,小时候感觉它很高很高,而且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喜鹊山”,山上有狐仙洞、仙人桥,可能还有几处景点。这些景点都有来历和典故,被村里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传得很神奇。喜鹊山的山坡上有很多草籽,于是我就和小伙伴一起约好时间上山采摘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山,终于

见识了山里的大世界:小溪中的流水、各种鸟儿的欢唱、色彩缤纷的野花、飞舞的蝴蝶……还有清晨的阳光穿透浓密的松枝后,在地上制造出的众多若隐若现的斑驳光影……我们大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幻想着自己走进了一个神秘的童话王国,想象着那些小动物会主动跑过来欢迎我们,向我们问好,与我们交流。

我们满怀兴奋地徜徉在大山宽广的怀抱里,各自忙着采摘草籽。不知不觉,我和小伙伴们走散了,而我也累坏了,索性在一棵老松树底下打起盹儿来。伴着花香鸟语,我仿佛做了一个千年的美梦。传说“山中方一日,世上已千年”,小时候奶奶曾给我讲过这个故事,说一个樵夫上山打柴,在下山的路上看到两位童子在下棋,他停下来看完了一局,然后挑柴下山,却发现山下已经过去了一千年。

我微笑着醒来,已是中午时分,于时便匆忙下山——出门时我可是和父母约好要回家吃午饭的,此时小伙伴们肯定早已下山回家了。

尽管收获的草籽不多,我却很开心。当时可能还不明白开心的原因,现在想想,也许是因为我的篮子里装着那条小溪、那些鸟儿的歌声、那些野花和蝴蝶,最重要的还有自己那颗无比欢畅的心灵!对于幼小的我而言,可能这些要比草籽贵重一万倍吧!

很多年过去了,家乡的那座喜鹊山一直都在,那些山里的传说和故事也依然存在。在记忆深处,儿时的这片森林一直生长在我的心里,滋养着胶州湾畔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乡邻。也许它正在等待着那个曾经给予他开心、美好和神秘的孩子。未来的某天,当我故地重游时,我一定还是那个很多年前的男孩。

朝花夕拾

# 我的三次日落

□陈洁

苏轼说,江山风月,本无常主,闲者便是主人。于我而言,有三次日落曾经属于自己。

第一次,是在灵山岛。站在海边的礁石上,落日余晖沉到海面,染红了一片海滩,那一抹抹温暖的橘色是那么令人震撼。以前从未看过日落,因为我困顿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,日落之时往往只专注于替他人温粥,忘了抬头看看窗外的风景。对那时的我来说,不要说日落,路边一朵盛开的花都是新奇的。多年以后再想起,纵然当时心绪郁结,如今却无怨无悔,内心坦荡安稳。

我的第二次日落,是在淄博的大山里。在一个忙碌的秋天,我和两位前辈沿山村小路散步,山里很安静,我们不知不觉慢下了脚步。在登上民宿的二楼平台时,恰巧偶遇了日落。前辈说,我们就这样安静地陪太阳落山吧!山上落日很快,却伴着我的欢呼,深深刻在

了我的心里。前辈说,日落不是天天都有吗?怎么你好似第一次见?我说我很久没有看过日落了,平常这个时候,我都开车走在路上,想着回家后还要继续的工作,根本没有心情抬头仰望天空。那段日子很忙,是一段令我迅速成长的岁月。可忙碌也带给了我很多烦躁,我讲话常常粗声大气,对待生活也粗糙了许多。山里的慢生活,是我那时内心深处的向往。安宁,岁月静好,可以置身事外,似桃花源一般隔绝现实纷扰。那以后,我时常看日落,生活的琐碎和抬头看日落,就是月亮与六便士。我渐渐开始学会平衡工作和生活,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浪费,看风景、读书、追剧……我开始懂得,让自己舒适和放松,很重要、很值得。

第三次日落,我是接收到了美的呼唤。骑行到山边时,原本不想选择那条崎岖的路。然而那天内心似乎听到了

某种神秘的召唤,我忽然决定在那个岔路口选择右拐。自山下穿过,拐一个大弯,爬上一个大坡,蓦然回首,是一大片连绵的草地,格桑花摇曳,白色蒙古包坐落其中,连绵的山就在眼前。我下车,认真站好,看太阳渐渐落下,唯美绵长,意犹未尽。我庆幸自己遵从了内心刹那间闪过的念头。想起心理学提起的“正念”,听从内心,感知自然,细听风吟,享受当下,生命定会有不同的风景。第二天,我又走了同样的路,然而我没有看到日落,那天的云彩很厚,似水墨画,如重峦叠嶂,如鲲鹏羽翼,但我依然很开心。在有日落的时候看太阳落下,在没日落的时候看云听雨,允许一切发生。

有时候因为没有时间,有时候因为没有心情,有时候因为没有落日……虽然我们常常看不到日落,但可以永远有看日落的闲情和逸致。

凡人脸谱

# 战友老蔡

□王贵明

多年之后,当我再次回顾曾经的军旅生涯,印象最深的还是老蔡。

初入连队时,我与老蔡是最大竞争对手。作为同年兵,我俩的军事成绩一直不相上下,且都是同年兵中第一批当上班长的人,性格上也都属于不服输的类型。同样要强两个人,放在一个唯军事素质、管理能力至上的侦察连队,争斗与冲突在所难免。连队组织的两次单项比武让我尤为记忆深刻。

一次是楼房攀登科目中的“踮踮”训练——在相同的条件下战士手脚并用夹住墙垛,看谁坚持的时间久。最终,决赛在我俩之间进行。隔着一层薄薄的迷彩服,皮肉与水磨石筑就的墙垛进行着长时间的撕扯,时间久了,皮肉与衣服绞在一起,摩擦得血肉模糊,我俩骑在墙垛上面面相觑。一个多小时的相持后,我们把求救的目光同时投向了身为裁判的老连长。

另一次是以班为单位进行的俯卧

撑比赛。比赛不限时间,以各班的俯卧撑次数总和来决出胜负。当我上场时,我们班名次明显落后于老蔡所在的4班。为此,身为班长的我不惜以命相搏,最终在身体超越极限的情况下咬牙坚持做了一千多个俯卧撑,最终我班以总数获胜。代价就是两个战士将我抬回宿舍,卧床三天。

在那个年代,类似的比拼交锋并没有影响我俩的友谊。相反,我们在心中增添了对彼此的敬仰之情。

转眼又是一年冬天将至,我们即将结束三年的服役期。虽有眷恋,但我依然做好了退伍回老家的打算。

一天,我和几个在军区机关服役的战友去商场买土特产,时任公务班长的老丁说:“你又不退伍,买什么土特产?”“谁说我不退伍?”听了他的话,我感到很诧异。“独立连为你争取了提干名额,你装啥糊涂啊?”他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。“啊,怎么会这样?”

我一脸震惊——如此重大的决定我居然一无所知。

回到连队,我飞一般地跑到指导员的宿舍。从他口中得知,原来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推荐一名士兵骨干留队提干,人选从我与老蔡之间产生。在个人谈话时,老蔡主动向连队首长推荐我作为培养对象,他则主动放弃。因为时间紧,故与我的谈话尚未进行。

老兵退伍的前一天中午,老蔡约我去连队附近的一家小酒馆小聚。我们一人抱了一瓶当时较为流行的红酒,喝了个酣畅淋漓。席间,他说出了埋在心底的话:“老王,其实我舍不得离开部队。三年来,我一直为此而努力!只是,连队只有一个提干名额,思来想去,我还是觉得你比我更优秀。”一瞬间,我泪如雨下……

如今,我已离开部队多年,然而回首过往,那血与火的战斗情谊仿佛就在眼前!

## 琅琊放歌

### 夜跑

□马志丁

前倾的身姿 沿着唐岛湾的围栏  
奋力划开舞动与深邃的交织  
他举着星星  
要把它挂在面前的五米处

喧嚣充斥着叮铃的车流  
熙攘的人群和有节奏的舞蹈  
慵懶的海水依偎着海岸

“老冰棍,来一个吧”  
老人头也不抬地叫卖着  
烤鱿鱼冒着团团白烟  
星星在眼前划过  
小姑娘缠着妈妈  
希冀被后脑勺挡住

霓虹的森林流淌着麦芽的味道  
金色的泡沫漫过发亮的肌肤  
倾在右侧的黑洞里  
他没有停下  
他要找到灵魂的归宿

### 爬山体验

□张京会

喝一杯月光煮熟的茶  
从寂静的村庄出发  
每一步,脉搏计算大小  
忽快忽慢,忽高忽低  
潺潺的泉水从石缝里流出  
伴随着一声声喘息  
此时,山顶的风景很美

起风了。落叶翻滚  
萧瑟的喧嚣由远而近  
在耳边聒噪。躲在巨石旁  
风还是渗透过袜  
云彩已布满一道道皱纹  
搀扶着浑浊的夕阳  
向山下的村庄蹒跚而去

### 七夕断想

□神雨

你读到爱时爱已不在  
你读到春天  
我已落叶纷飞

一个人的阅读  
和另一个人的书写  
有时隔着一杯茶  
有时隔着生死

我喜欢删节后的自我  
很多人爱着  
我剪下的枝条  
直到奇迹出现了  
你用阅读追上了我

你读到一粒沙的沉默  
而我置身于  
它里面的惊涛骇浪中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  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